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一〇〇回 狄太后掃除君側 龐貴妃絞死宮中

詩曰： 君王溺愛庇龐洪，只是恨情妃子容。
幸有高年狄太后，矯矯正法絞宮中。

當時狄太后說：「王兒，你休得謊言！我侄兒今朝上朝，說包拯本上除奸正法，無奈王兒不准，要把龐洪父女罪名改輕，怎說包卿未有本奏？你還來哄我為娘麼！」天子聽了，心中惶恐，只得轉說：「包拯確有本章，一時錯說他未有奏陳。」狄太后說：「王兒，既有本奏明犯人，定了什麼罪名？」天子說：「孫秀定了處斬之罪。」狄太后說：「如此太輕了！」又問：「龐洪定罪如何？」仁宗天子見問至龐洪之罪，就心中著急，就住口不言，難把他罪名說出。此時，龐妃在側，心如火灼，又如小鹿撞胸。此時李太后雖是年高，性情不異少年，言說：「王兒為何默默無言，閉口不開？」狄太后冷笑說：「我也盡知王兒之意，捨不得龐妃小賤人。因女兒難傷他父，故王兒把罪名改輕的。」又呼：「李姐姐，這龐洪、孫秀不知與我侄兒有甚大仇，幾次三番，陰圖謀害，必要將他除了。幸得般般用計不成。他二人謀害功臣也罷了，但龐洪身為極品，又是王親，不思盡忠報國，反受賄貪贓，暗通西遼，父女深受國恩，不圖報效，心向外邦。可記前時先王在日，王欽若私通外國，做下多少弊端！龐洪父女前轍後頭人。我想，宋朝天下非容易開創的。太祖勞盡多少心力，方得今日流傳四代，險些錦繡江山送在龐洪父女之手！王兒須不是我親生的，但用了三年哺養，方得育成人。所以今朝講話，做得三分之主。龐洪父女串通誤國，斷難容！包拯本奏必然依的。姐姐，你道愚妹之言是否？」李太后說：「狄賢妹之言，果也不差。包卿乃我宋朝的大忠臣，人人共知，斷事毫無私曲。龐洪受了西遼禮物，要害有功之臣，倘然令侄遭其所害，遼王猖獗，復又興兵，還有何人抵敵？宋朝社稷必然讓與西遼。若是奸人常常在國，一輩忠臣焉能日日保存？若江山被別人佔去，龐妃難以在枕邊作伴，相愛相憐，自有他人恩幸。王兒有何面目見先王的？若貪花好色，未有不為敗國之君。若不誅龐洪，眾臣不服，不斬龐妃，正為禍之根。」

原來嘉祐王前聽狄母后之言，後聞李母后之訓，他原乃心中明白，只因為著貴妃的花容美寵本是合意，同心陪伴，同衾六七載，枕上多少溫存態度，何忍將他一刀之苦？龍心納悶又驚惶。此刻，龐妃嚇得魂不附體，忙下跪哀求二位高年太后說：「臣妾父親伴駕多年，從無差錯。近因年老昏懵，作為有干國法，理正典刑。臣妾雖然德薄，但伴君數載，也無過處，一時錯聽父親之言，今日原該身首分開，但懇求太后娘娘開一線之恩，好生之德，姑免了初次，留我殘生，感恩不淺。」狄太后喝聲：「小賤人一刻也難容！」李太后叫聲：「王兒，你保守江山為重，這妖嬈妃子事小，何戀戀不捨？」仁宗天子無言可答。龐妃苦苦哀求，向狄太后連連叩首，只是不依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手足如木。只得轉身求告曹皇后：「望娘娘與妾討一個面情，救得臣妾一命，世世不忘娘娘大恩！」曹後娘娘雖不是與他膠漆，也是兩不相干，況且在著君前，權做個假人情，即時隨身跪下，求懇太后娘娘說：「龐氏須然有罪欺君，但念他初次，還求太后娘娘饒他性命，臣妾亦感大恩。」狄太后喝聲：「休得多言，你是龐妃同黨的，不用你再言！」曹娘娘不敢再說，只得起來。

天子此時亦坐立不安，只得說：「母后哎，龐妃犯法，理該正法處斬，念他是個輕年女子，不明法律，萬般只看兒薄面，今日臣兒討個情，求免他一刀之苦，將他貶入冷宮如何？」狄太后想來：「王兒真乃溺愛這嬌嬈，今又仍留龐妃，龐洪罪也輕了，我將何話答應包拯？」便呼：「王兒，別的事情般般依你，若要留這小賤人，斷難依。我今做的三分主意，你終身怪著為娘罷！」即傳懿旨，令刀斧手速正典刑。貴妃哭倒在地，落下球冠，青絲披散，無限淒涼。膝行扯住萬歲龍衣：「望吾主看臣妾侍奉前日一場，救了臣妾一命的！」急得天子心中悽慘，料難解救，說：「貴妃哎，非朕不肯用情搭救你，只可憐你一時錯聽父親行惡。今要過刀慘死，獨借你待孤一番恩情多少，今日身亡，孤心不忍。」龐妃說：「陛下哎，妾如今痛改前非了，從今以後不想錦衣安享，不思玉食風光。願留我殘生，甘心永住冷宮。」嘉祐王聽了這悽慘之言，腹內猶如刀割，想去思來，心中大憤。回身又叫：「母后，望你大發慈悲，開恩一線，饒他一死，永禁冷宮，情願將他父龐洪正了國法也罷，望母后准依臣兒之言！」

當敢不是狄後心妒龐妃，定要除他，只恨他父女同謀，反復驗旗，險些侄兒被害。報仇是以刻刻在心，今要寬容他，又違准了包公、眾大臣所奏，是以今日總總不依當今之言。有李後的性情素日心軟，看見貴妃如此悽慘，與當今不忍之言，鳳目早已包著一汪球淚。呼聲：「賢妹哎，既是王兒如此說來，饒他身首分開，可賜白綾把他絞決，做了全屍罷。」天子又雙膝跪下，再求狄母后存他一命。狄後搖頭嘆聲：「你身為萬乘之尊，為了妃子此如戀戀不捨，今朝不將這小賤人正法，人人俱可效尤敗國了！權依姐姐之言，免他刀刑。」傳旨不用刀斧毛速取到白綾。一座長春殿做了法場。

此時龐妃心如刀割，痛哭淒涼。天子不忍觀看，悉聽他們動手，心懷憤憤踱出，龍日含著一汪珠淚而去。太后喝聲：「動手！」將綾搭粉頸，雙膝向南。曹皇后、張妃也覺心驚。但見太監兩邊將白綾一收一緊，金蓮撐蹬幾撐，登時兩眼洋洋白了。未及半個時刻，氣已斷了。三魂七魄，縹緲已無影無蹤。實是可憐一個冰肌玉骨紅顏，只為一時差見，錯聽父言，死得實為可哀。在龐妃伴主多年，亦無甚大過犯，豈料今朝身受慘死，實乃龐洪作惡，害了年少女兒耳。

當時，絞手太監見他身硬了，即時住手，上前啟上太后娘娘：「龐娘娘氣絕了」太后傳旨，請來當今。是日，嘉祐王到來，見了龐妃如此，五內皆崩，傷情之淚，從腹中落下。狄太后說：「王兒為君，豈像孩童之見麼？若留這奸狡犯，實乃國家之患。如今速把龐洪斬決，不可改輕包拯所奏！」天子應諾太后。又傳旨：「屍骸用上上棺柩盛殮埋了。」刀斧手領命去花。天子吩咐在長春殿安排飲宴，款待高年兩太后。曹皇后與各妃交替敬酒，姐妹談心，語言多少也不多談。酒宴已畢，狄太后抽身相辭，李太后、曹皇后與眾妃一同相送，狄太后身登鳳輦，歡然而去。李太后也回宮去，張妃、曹後俱覺安然。只有仁宗王愁懷滿腹，復進慶雲宮內，觸景傷情，龍心慘切，怨著包拯：「你與寡人結冤家，可憐斷送了愛妃。若不是三審郭槐這段功勞，孤必要取你的首級！」

不題天子心煩，再說狄太后還宮，將此事說知孩兒，潞花王大喜。即差太監相請平西王到府說明。狄爺深感娘娘，言說一會，拜別往見包爺，傳說眾大臣人人心悅，也有龐黨個個心驚，猶恐有牽連之罪，不表。

次日，包爺上朝奏明，要將龐洪正法。此時，天子只因溺龐妃，故將龐洪寵重。龐妃須死，心猶憤恨，念及貴妃，不忍將國丈正法，奈何被包爺催速。想：「終免不來，若將他正法，罪名可減輕才罷。」不知天子如何減輕龐洪之罪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天道豈無公報應，人心何不善為行。